

美國的孩子進大學並不困難，有時候他們一邊在大學裡讀書，一邊在快餐店打工，看過去生活好像還開，有人會拖拖拉拉要好多年才結束這這什麼都不是、都不算的人生階段。Ryan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叫Tom，他大概是Tom的朋友裡脾氣最好的一個大男孩，長着金髮、留着長鬍鬚，有着魁梧的身軀。有時候他把鬍鬚編成很多支小辮子，看上去會瘦些。Tom不太喜歡大學生活，他寧可花一小時在餐館裡打工，當他穿着大鞋子和每個季節都是長短不一的卡其布短褲來看Tom時，連Ryan周歲的孩子也喜歡模仿他大搖大擺的走路姿態做出令人發笑的誇張動作。在我看來，Tom的父母並沒有像我們中國的父母一樣逼他上進，否則Tom的脾氣大概會很快變壞！

Tom是Ryan的父親，他告訴我Ryan是一個不願意長大的彼得潘，但彼得潘卻在去年意外地知道自己也要當爸爸了，他將提前結束他無須為他人負責的自由生活，他一定感受到了生活的壓力。當Tom將這一消息告訴父母時，Tom的父母還是吃了一驚：天哪，一個小孩居然要哺育另一個小孩！而Tom身上確實保留了不少孩子氣的特點：他在閱讀歷史書的時候會沉湎到歷史人物的想像中去，他會想像羅馬議會廳貴族長老們劇烈的爭吵，他不僅閱讀歷史，還體驗和表現歷史！當他和他剛會走路的孩子玩耍時，他就讓讀歷史中體態的角色，又唱又跳非常自然可愛，可以肯定這是兩個不同年齡卻有相同感受的孩子！當他試圖哄騙自己的孩子吃蔬菜而遭遇抵抗時，他認真地在生氣——事實上Ryan自己也是強迫自己每天吃生菜的。

Ryan是一個看上去極為時尚、酷愛體育和藝術的年輕人：當他劇烈地搖擺着長髮低頭彈唱和表演難度很大的舞蹈動作時，讓我聯想到米高、積遜的灑脫和俄羅斯的民間舞蹈的歡快；另一方面，美國人的某些家族傳統也很強烈地體現在他身上，Ryan幾乎從沒有考慮過離開芝加哥，他心目中芝加哥是他與生俱來喜愛的城市，他甚至從沒有打算去第二個城市生活。芝加哥不僅有他許多親人，還有小能棒球隊和大熊橄欖球隊，有他的未來。當Ryan的父母與我談論Tom的孩子氣的時候，Ryan正在自己家的客廳裡扮演一個羅馬貴族院議員，他這學期正在學習厚厚兩卷的羅馬史，Tom的藝術氣質使他在閱讀羅馬史的時候想像自己如果生活在那個時代會如何參與羅馬議會的辯論，他頭上戴着金色葉片製成的羅馬桂冠，穿着乳白色的長袍和鮮紅的綵帶。Tom告訴我，他在中學時非常喜歡演出，甚至有過當演員的夢想。當然演員是一個很難進入的行業，於是他就轉向歷史專業，學習歷史不僅使他知識廣博，他還想身臨其境，表現那些歷史人物的氣質和談吐，他很自然地在大學面前演繹那個時代的風貌。

面對於兒與現實生活中獲得實際利益並無直接聯繫的興趣愛好，Ryan的父母只是面帶微笑注視兒子的舉止，他們從心裡喜愛自己的每一個孩子，並不是因為他已經或即將功成名就，對於Tom來說，大學尚未畢業就已經成為父親，他必須提前考慮他的未來了，他內心一定會有一種種壓力存在。但是，這個不期而來的兒子，也充滿了滿足了他對於兒童生活的渴望。

下午兩點左右Ryan的兒子小彼得潘Peter吃過午飯，坐在安全的高椅子上，注意力非常集中地看一部動畫片，那是Tom小時候一直在看的一部英國動畫片：敘述的是一群居住於石壁的小人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有國王，有可愛機靈的岩石小人，他們要抵禦環境的變化和人類的影響，劇中的一個紅髮小人是Ryan的最愛，因為他既淘氣又聰明，還興趣十足。晚上，是這個家庭最快樂的時光，通常Ryan在七點開始吃晚餐，他的晚餐包括一份夾雜着蔬菜、豆類和雜糧的嬰兒食品，但如果偶爾他今天不是很餓，或在飯前吃了

很多甜甜乾，他就不想把他晚餐吃完，這時候Ryan會想方設法用甜麵包和雞肉等引誘小彼得潘吃完他那份營養完整的食品。

Tom在自己的博客上說：「我有一個兒子Ryan，他是我生活中最美好和奇妙的一部分。與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一個新的冒險，他使我在這個世界上獲得了如此多真實的體驗。」對於Tom來說，某些體驗是他和兒子一起完成的：譬如在萬聖節之夜把孩子打扮成一個愛搗亂的藍色小精靈，把他自己打扮成一個中世紀的騎士，夜晚Tom帶著孩子挨家挨戶討要色彩鮮艷的糖果。他幾乎每天都和孩子一起玩遊戲，把孩子逗得咯咯直笑；與兒子在一起的生活無疑是最好的生活，何況，這個混血的嬰兒看上去是那麽健康、機靈、漂亮，渾身透着生命的新鮮和潔淨。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走進座落在北京長安街上的韓國SK集團大廈。這座大廈高四十層，聳立於樓群之中。SK中國總裁金泰振對我說，這座大廈比首爾SK總部的大廈還高，現在是SK的中國總部，將來它會成為SK世界總部。他說得很自然，也很真誠。

我來到這座大廈，是為了參加中韓媒體迎接新年的聯誼活動。韓國駐京記者中我有很多朋友，有的是中韓建交之初認識的，有的是我在首爾工作時認識的，多次見過面，相互很熟悉。中方記者中我的朋友就更多，有的有結識於首爾。這次活動由歷來善與記者交往的SK提供場所，所以我既有幸與記者朋友見面，也有機會走進了SK大廈。

SK於我並不生疏，它的前身是韓國鮮京集團，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以出售針織物起家，現在發展到經營石油化工和信息通信等支柱產業，十年前根據「鮮京」的韓文發音易名為SK集團。記得十七年前我去首爾赴任不久，鮮京集團會長崔鍾賢在鮮京總部大樓就會見了我，之後又到該集團興建並運營的華克山莊飯店共進晚餐。韓國的習慣是，大企業集團不僅要發展支柱產業，而且還要開辦飯店，多家大集團均如此，鮮京當然也不例外。華克山莊飯店座落在漢江畔，傍水依山，建築宏偉，風景更佳，特別是遠離鬧市區，氛圍靜謐而溫馨。中韓建交談判就曾在飯店後面一座隱蔽的別墅中進行。崔鍾賢會長在與我交談中讚賞中韓走到一起，不止一次強調要與中國發展關係，並預見到兩國經貿關係將會迅速發展，顯示了他作為總指揮者的戰略眼光。

其實SK早在中韓建交之前就在中國開設了代表處，建交後十幾年來不斷加強與中國合作。現在，SK在中國有二十個分公司和一百個投資法人，員工超過五萬人。SK能源公司與中海油合作開發海外油氣資源，SK通信公司是中國聯通的主要股東之一。SK與中國開展的貿易，每年已達近百億美元。

SK大廈建築面積十二萬平米，其中SK辦公佔用百分之十，其餘出租給韓國和中國公司使用。金泰振總裁對我說，SK是世界五百強之一，位居七十二位，隨着它與中國和世界各國事業的發展，將來整個大廈都將成為SK的辦公室。讓我沒想到的是，SK為了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十分重視中文的學習，凡來中國工作的SK人員都要會講中文，平時他們辦公用中文，高管開會也一律用中文。這天金泰振用中文致詞歡迎大家，發音清晰，用詞準確，堪稱表率。

在北京長安街上，離SK大廈不遠的是韓國三星大廈和LG大廈，是這兩個集團在中國的總部，也許將來同樣會成為他們的世界總部。我在首爾時，也見過三星和LG的老闆，他們都十分重視與中國發展關係，很有戰略眼光。中韓建交後，雙邊貿易額已發展到一千九百億美元，韓國來華投資累計近五百億美元，韓國的這些大集團都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進入SK大廈，我又一次感受到，中國的發展給中韓合作帶來了機遇，也促進了兩國經濟的共同繁榮。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底的幾天裡，各大媒體紛紛報道一位九十五歲的老先生逝世。他名字的前面有許多光環，令人目眩。而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位可親可敬的老頭兒，一位永遠也看不到的愛玩又有風骨的老頭兒，一位生活極其細膩甚至是敏感的老頭兒，一位學識極其淵博又彷彿平常得跟老街坊一樣的老頭兒，一位永遠令我思念的大我六十五歲的美極了的老頭兒。這個我稱為老頭兒的人就是王世襄先生。

二〇〇三年我收到友人借我的一本書，是李輝寫的王世襄的個人傳記，書中所寫的種種着實令我驚訝。因為我愛玩，但比起書中的主人公來說，我的玩兒簡直是不入流！經邵燕祥先生介紹，我在那年的八月到芳草地西巷拜訪王世襄先生。我清楚的記得那天我特意換了一身整潔的衣裳。進入六〇八二房間的一刹那，我和儂松居士人的服裝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穿的是一件跨欄兒背心兒。從那天起，我稱呼他王老，他叫我王庚。之後六年的時間裡，我和他是在一起吃飯也好、聊天也罷，我生活的時代似乎變了，待人接物的角度變了，知道的東西多了，總而言之，和我一起玩兒盆景的朋友說我「玩兒得比以前高多了」！

在王老最後的幾年裡，我經常去他家，平均是兩周一次。現在想想，儂松居士就是那個葫蘆，他是壺公，我就是費長房（漢代的一位術士）。我們最早談論的話題是花卉，他知道我喜歡盆景，又最愛梅花。社會上熱議國花的時候，他問我到底是選牡丹還是梅花，我說我都選，他搖搖頭，說應該選梅花，因為梅花有傲骨，梅花不低頭。後來，「梅花院士」陳俊愉先生去拜訪他，來之前王老就打電話給我，叫我和他一起去聊。兩位八、九十歲的老頭兒聊些過去的經歷，作為晚輩哪裡插得上話，我成了旁聽者，不過聽得挺帶勁兒。他們聊夠了，陳先生轉頭問我：「你有什麼問題要問嗎？」到這時我才明白王老叫我和他聊的用意。我的問題是北京的氣候環境怎麼才能讓梅花在早春生長季節多發芽，不徒長枝，從而利於當年分化花芽。陳先生給我講得很清楚。送客之後，王老問我：「今天還算有收穫吧？」之後他露出一個滿意的笑容。他講日本的野梅盆栽把樹幹削得光光的，名曰舍利幹，實在殘忍，遠不及林和靖的意境。日本說他們是盆景的發源地，這怎麼可能呢？唐·章懷太子墓中就有捧花侍女的壁畫，再說從意境上來講，日本的盆栽怎麼能比呢？我要給咱們盆景討個公道！

他愛吃，愛到令人可笑的地步。我單位食堂的小蛋糕做得不錯，有一次我買了一袋到他家，寒暄之後說讓他嘗幾個，老人臉兒薄，開始沒要，我也就沒再堅持。不想我臨走之前，他和我說話時不住的看那個蛋糕袋兒，終於忍不住說：「要不您留一個我嘗嘗！」說着就拿起了他的筷子，這就是人們說的有林林總總頭銜的那位

國寶，他可愛極了！時隔不久，我到他家同老人兒子敦煌先生學做蔥和筍燒肉，我們兩人在廚中露胳膊挽袖子時，王老拿着一罐上好的寧波望海茶給我，我推辭不要。他這次堵着我了：「那您不還給我嘗蛋糕了嗎？這您得拿着。」說完像小孩兒一樣的笑了。後來，我一口氣買了兩袋小蛋糕送給他，老人狡黠的說我這是還崩子，幾番推讓下來，由敦煌先生給我一百塊錢，作為這次和以後買蛋糕的費用。之後幾年，王家府上時不時的便有小蛋糕，因為他愛吃這口兒！直到他病重時，每天吃不了太多的東西，有時一天僅有的兩樣食品：一個是他稱為「人民大會堂」的酸奶，再一個就是那小蛋糕。還有一件事令我時常想起：河南沿邊有個西餐館「起士林」，王老數次提出去那裡吃飯，由於門口有較高的一段階梯，他年紀大了，上台困難，所以一直沒有成行。後來他自己琢磨了一個辦法，讓別人上去吃飯，他一人留在車裡，把菜叫下來，坐在車裡大吃一頓。我聽着忍俊不禁。一位九十多歲的老饕！這真是應了那句話：「是真名士自風流。」

二〇〇三年是王老大喜的一年，那一年老伴袁荃猷先生病逝，荷蘭克勞斯親王最高榮譽獎頒給王老、儂松居士拍賣園樓。我知道對於王老來說，喜不能抵悲。在他家公樓樓下的花園中有幾株金銀花，因為離自己的樓門口遠，他就請我幫他移一株到自家的樓門口，結果因為我總是有事，他等不及，請保安代勞了。我不知道金銀花對於這位老人的意義，但從那一年起，只要是金銀花盛開的季節，袁先生像前那個年代的小花瓶中總會有幾枝金銀花安靜的在那裡盛放，讓人時不時的能聞到一股幽香。《告荃猷》中的第一首提到的提籃，我在王家府上從沒有看到過，但我和老人聊天時曾提起籃的作用，他說：「你不知道，那籃特別方便，要是買個茶、帶點兒書，用着特順手兒。」我就笑着反問他，有人寫文章說您和啓功先生等人吃飯，因為帶着籃，進不了貴賓樓，那您就不嫌這籃麻煩？他哈哈大笑。現在提籃的老頭兒也走遠了，那個被別人無心口稱道的提籃還是沒有在我的眼前一展真容，它是屬於王老和袁先生的！

去年他九十四歲了，我發現老頭兒是老了，他自己也總是念叨：「老態龍鍾」。從那時起，我隱隱的感覺到，我和老頭兒玩的日子可能不多了。穿衣時我幫他一下，他就急說幾句不敢當。我想起交往的六年中，除了聊得興起，他對我稱爲你以外，幾乎每每都以您來稱呼，他的客氣令我惶恐不安，他大我六十五歲啊，學問大得驚人，一位大家。我呢？因為愛玩而與他走到一起的一個「小孩兒」，他何需如此啊！這一點，用北京人的話來講，實在是讓人念想兒！去年中秋節，他的老友也是老同學張安教授病重，電話中兩人同感人生苦短。自那天起，王老身體急轉直下，後來不得已住院治療。我有一次去看他，因為老人鼻凹處油脂較多，我就拿棉籤蘸水給他擦一擦。他嘿嘿一樂，說：「我這兒勾臉兒呢。」這是他最後一次把我逗笑了的話，自那兒以後的老頭兒就再也讓我笑不出來了。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我正在家炸魚，敦煌先生電告王老病故。魚糊了。

他說過一段話：「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的經歷只不過是短暫的一瞬，可是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民族、中國的歷史是永恆的，所以我可以不計較那短暫的一瞬，不計較那些事那些人，我愛的是中國整個的傳統、整個的歷史、整個的文化，這在世界上是永久存在的。」他的深情令人讚嘆！一切美都從深度中走來，這就是我認識的把一切喜愛的事物都挖到最深處的那個美極了的老頭兒，我想他！

延靜

王庚夫婦和王世襄

王庚夫婦和王世襄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五日急就

吳大澂還是外交家

蘇永祁

吳大澂（一八三五——一九〇二）江蘇吳縣人，同治進士。因其精於金石學和古文字學，並有重要著作傳世，故被史家定位為清末金石學家、文學家。其實他還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

〇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筆者至吉林省琿春市參加「防川圖們江歷史長廊文化遊」，途中突然見到路旁一處山坡上，矗立着一尊新建的清代官員巨型石雕像，有坡道石階引着遊人前去觀瞻，雕像寫明是吳大澂，像座下方的巨石上還用雙鈞法鐫刻着吳大澂於一八八六年留下的手跡「龍虎」兩個金字。見之不禁為之一怔，心想依稀記得吳大澂是一位著名的江南文人，怎麼在此地出現他的雕像？

原來，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會辦北洋事宜大臣吳大澂受清廷之命，會同琿春副都統依克唐阿，辦理與沙俄國重勘東界事宜，他們二人意氣相投，共同抱定「一寸土地盡寸心」的決心和「應爭者必爭、應辦者必辦」的態度，密切合作，與強俄歷經三個月針鋒相對、不屈不撓的艱苦談判，簽訂了《中俄琿春東界條約》與《中俄查勘兩國交界道路記》，收回了黑頂子地方（今琿春市敬信鎮全境），重新確定了邊界界碑記號，將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條約》中所規定之中俄東段邊界二十個界碑之一的「土」字牌向海的方向南移三十六里，而且又爭取了中國船隻出入圖們江口的權利。當時吳大澂與依克唐阿，在中國經歷鴉片戰爭失去了大片領土的外交劣勢下，面對強俄，捍衛國家主權，維護了民族尊嚴，實在是功不可沒。以致時至今日，邊境人民要用雕塑巨大石像的這種方式，深切緬懷和銘記吳大澂回國部分國土又爭取了圖們江出海權的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偉大功績，尊其為「中華民族偉大的歷史功臣」。「土」字牌也成今天重要的歷史景觀。

想不到一位著名的江南才子，竟在北國邊境人民心目中至今留下如此光輝業績和崇高聲譽。而這些事實，在我回國查了手頭的一九七九年版《辭海》「吳大澂」詞條卻毫無表述。看來史家應該對此重新審視了，不能因吳大澂突出的文化貢獻而忽視、湮沒其外交上的才能與成就。感慨之餘，也建議《辭海》編纂者對「吳大澂」詞條作必要的修訂和充實。

哥本哈根

馬承鈞

剛剛閉幕的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第十五次締約國大會，因為承載着地球「最後的希望」而緊緊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說起哥本哈根，人們一定會想起童話大師安徒生和他的名著《海的女兒》與《美人魚》等等，哥本哈根因此贏得「童話之都」的美譽。令哥本哈根驕傲的還有一個理由是：英國戲劇大師莎士比亞筆下的主人公——丹麥王子哈姆雷特——哈姆雷特那發聾振聵、充滿憂鬱的經典名句「生還是死，這是一個問題」，至今仍警鐘般響徹在人类的耳畔。

自己現在加入了「低碳達人」的行列。據說，他是受了爸爸的影響。「我夏天在家特別貪涼，空調每回都開到攝氏二十度，爸爸讓我提高攝氏二十六度，告訴我空調與全球變暖有直接關係。」顯然「低碳達人」是不分年齡大小的。動動直線，選擇改變十個身邊的小習慣，「二〇〇八」後的北京女孩陳小姐在參與了一個名為「五聯網森林」的公益活動後得出了這個結果，這讓她非常開心。她說，身邊有很多朋友，現在都開始堅持從小習慣改變自己，做個「低碳族」，「環保才是真正的時尚」。

據了解，「五聯網森林」行動眼下正在北京蓬勃展開。陳小姐參與的「五聯網森林」活動原計劃完成一百萬棵樹的種植工作，活動於四月二十二日發起，到現在已經有二百多萬棵小樹開始「茁壯成長」，這些虛假空間裡的「小樹」最終有可能由企業或個人認購，變成現實中鬱鬱蔥蔥的森林。

有關人士指出，其實做個「低碳達人」並不難，只要把抓住三大要素：省電、省氣和回收就能做到。

做個「低碳達人」

蕭愚

一個純淨幽雅、綠色自然的「童話之都」，一個向人們拷問「生存還是毀滅」的理性之城，應該是選它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舉辦地的真正原因吧！

去過哥本哈根的人無不對這座城市的「低碳生活」感同身受有口皆碑。當中國人為汽車產量攀至全球首位而津津樂道之時，丹麥卻成爲名副其實的「自行車首都」——哥本哈根每五個市民中就有四輛自行車，騎車成爲人們的「最愛」；爲了節能減排，哥本哈根人冬天多穿衣服、夏天少穿西裝，以便少開空調；哥本哈根街頭隨處可見如下的廣告牌：「今天你堅持用手洗衣服了嗎？」「充電器不用時拔掉插頭每年能節約三十克朗，使用一盞節能燈每年能省六十克朗」……在這裡，家家戶戶能自覺做到垃圾分類擺放；

正變得越來越多。把家中燈泡換成節能燈，把空調溫度調高二攝氏度，減少收看電視時間，用洗臉盆接水洗碗，每天堅持用洗衣物，能省水交公就別開車。京城悄然興起的「低碳達人」，生活上與低價已開始完全接軌。「少吃一頓肉也是環保，因為畜牧產品的生產比蔬菜更耗費更多的能源，少吃零點五斤的肉，可減排二氧化碳七百克。」白領女孩朱小姐對着身邊的朋友說。

剛上小學四年級的蕭蕭達人也受了爸爸的影響。「我夏天在家特別貪涼，空調每回都開到攝氏二十度，爸爸讓我提高攝氏二十六度，告訴我空調與全球變暖有直接關係。」顯然「低碳達人」是不分年齡大小的。動動直線，選擇改變十個身邊的小習慣，「二〇〇八」後的北京女孩陳小姐在參與了一個名為「五聯網森林」的公益活動後得出了這個結果，這讓她非常開心。她說，身邊有很多朋友，現在都開始堅持從小習慣改變自己，做個「低碳族」，「環保才是真正的時尚」。

據了解，「五聯網森林」行動眼下正在北京蓬勃展開。陳小姐參與的「五聯網森林」活動原計劃完成一百萬棵樹的種植工作，活動於四月二十二日發起，到現在已經有二百多萬棵小樹開始「茁壯成長」，這些虛假空間裡的「小樹」最終有可能由企業或個人認購，變成現實中鬱鬱蔥蔥的森林。

有關人士指出，其實做個「低碳達人」並不難，只要把抓住三大要素：省電、省氣和回收就能做到。

眼下的全球矚目的哥本哈根峰會正在熱鬧地進行着，甚至還爆出一個「氣候門」事件。而在北京，隨着「碳」字的媒體上的高頻率出現，減碳也成爲百姓談飯後最感興趣的話題，做個「低碳達人」成爲這個冬天裡北京人最時尚的一件事情。

張先生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花費十分鐘在博客上記錄自己每日的碳排放量。在某一篇記錄中，他這樣記載：搭公車十一公里消耗零點八八克二氧化碳，搭電梯三十五層產生七點六三克二氧化碳，洗熱水澡十五分鐘消耗零點四二克二氧化碳……今天總共消耗十二點九七六六克二氧化碳。

把每天的生活軌跡跟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直接掛鈎，張先生是內地第一人，因此他成爲「減碳達人」。「我很早就對環保有概念了。」他大學時是新聞班，研究生在英國讀「全球變暖」的張先生說，「四五年前，我看過一組圖片，一個小島因爲全球變暖被海水淹沒，當時感到非常震驚，於是讀研究生時毅然選擇環境有關係的專業。」

張先生開始嘗試記錄自己每天的碳排放量，爲的是看下一到底哪種生活習慣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最多。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張先生從每天排碳十六克左右，降至每天排碳八至九克。

在張先生「低碳」的影響下，很多年輕人開始對「碳排放」有了基本概念，甚至有些網友開始討論某項基本概念的「準確性」。改變最大的是我周圍的朋友，現在大家聚會都帶環保筷子，不帶會罰錢。」張先生驕傲地說。

在北京，類似張先生一樣的「減碳達人」正變得越來越多。把家中燈泡換成節能燈，把空調溫度調高二攝氏度，減少收看電視時間，用洗臉盆接水洗碗，每天堅持用洗衣物，能省水交公就別開車。京城悄然興起的「低碳達人」，生活上與低價已開始完全接軌。「少吃一頓肉也是環保，因為畜牧產品的生產比蔬菜更耗費更多的能源，少吃零點五斤的肉，可減排二氧化碳七百克。」白領女孩朱小姐對着身邊的朋友說。